



章節 02

丁哲修



原來，他在認識丁哲修以前就認識丁哲修的父母了。

丁哲修他家就住在學校後面的眷村裡面，他爸是個老外省。他們家是開雜貨店的，還兼賣學校的作業簿和一些文具。丁哲修有一個弟弟叫丁哲齊，他爸管他們兄弟很嚴，每天盯他們做功課，還要背國父遺囑。他家裡牆上掛的除了一幅國父遺像，其他都是他們兄弟倆在學校得到的獎狀。

丁哲修的媽媽是個很漂亮的女人，比丁哲修的爸爸年輕很多。跟他母親的豔麗不同，丁哲修的媽媽通常都只穿著簡單的素色上衣和一件深色的長褲，坐在他們家店門口。遇到有人經過時，她就咧開嘴和人寒暄，大部分時候人們和她來回一兩句也就走遠了。但有時候招呼一打就能把人拉進他們店裡，隨便買點什麼東西。他很小就注意到了，和丁哲修他媽媽打招呼的人大多也是媽媽們，男顧客只用眼睛瞟。

丁哲修的爸爸是不顧店的，他每天早上都很早搭公車到市區去上班了，至於是上什麼班，小孩子們永遠搞不清楚。只知道他爸爸上班的時間和小學生上學的時間一樣早，每次都能在上學的路上遇到正要走去等公車的他。他爸爸是個嚴肅的人，走在路上總是抬頭挺胸，帶著一臉上戰場的神情，手上提著的公事包和兩腳走路的頻率始終一致。偶爾，有一兩個學生的家長帶小孩上學，在路上看見他都會對他打招呼，但他通常都沒有什麼反應，久了那些大人們也都習慣性的對他視而不見，對於孩子們總在背後叫他「老芋仔」也不再如此厲聲阻止。

大人們對丁哲修他老爸好像都很疏離，那種疏離不是嫌惡的那種，而是帶著一點點敬畏的，他

一直這樣覺得。

但他的看法跟其他人不一樣，他看過丁哲修他老爸另外的樣子。

他國小要畢業那一年冬天，有一個晚上小鎮裡的大人突然全都哭了起來，蔣經國死了。像大停电似的，男男女女全都離開屋子聚到街上去，女的一群一群圍在一起小小聲的啜泣，男的則三三兩兩站在大樹下臭豆腐攤旁邊無聲的落淚，偶爾爆發幾聲幹你娘，不知是在罵什麼，有兩個人聊著聊著還打起架來。兩個大人像油條似的抱一起在地上扭，嘴裡一個罵幹你娘一個罵操你媽，操你媽那年紀比較大了，很快被壓在地上，幾個人聚過來把那個幹你娘拉走，操你媽的還是沒起來，縮手縮腳窩在地上嗚嗚哭得像條狗。

蔣經國死後沒幾天，丁哲修的爸爸就生病了，小中風。聽起來嚴重，其實沒怎樣，請了幾天假便又起大早提著公事包去上班。只是沒想到才上沒兩個禮拜班，一天傍晚回來就臉垮垮念著要退休，很快農曆年前就去辦了手續，從此村子裡再也沒人見他提那公事包走路。

這些都是他認識丁哲修之後才知道的。

升上國中後，父親讓他騎腳踏車上學，他騎著幾年前母親屁股也騎過的腳踏車，穿過竹林，到比國小更遠的國中去，心裡想的不是學校的功課而是怎麼樣可以讓女生坐到他腳踏車後座。國一下學期腳踏車他不愛騎了，每天把腳踏車騎出門藏在竹林裡，一個在撞球間認識的高中生會在那裡

等他。他不知道高中生的名字，高中生也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他叫高中生「高中仔」，高中生則叫他「國中仔」

他們剛認識時，高中仔騎一台名流一百，液晶碼表，斜板上貼著一排藍色的卡典西德「一場遊戲一場夢」，斜板底下裝了一排藍燈會跑，像霹靂遊俠裡的伙計，超炫。喇叭還去改成連續蜂鳴，按一下可以把人嚇好幾跳。

高中仔每天就騎那台車載他上學。

國二才開學，某天早上，高中仔不知是煙抽過頭還是沒睡飽，看到紅燈也不停，直就往一個國中生撞過去，那國中生看見機車衝來跳閃到一邊，還是被擦撞倒地。高中仔機車龍頭抓不穩，扭來扭去要倒，他趕緊手一撐跳下車，機車馬上打滑橫倒，高中仔像一塊布跟著擦過去。放開機車高中仔馬上跳起來往國中生那邊衝，伸手就扯起那國中生衣領，他還在想要助陣還是勸架，就聽見高中仔哀號的聲音。

高中仔右手虎口被國中生掐住，往他自己的方向反折扣住，看起來像中風的姿勢。他停下來仔細看才發現，那國中生長得高頭大馬，體格幾乎比高中仔還好。高中仔被壓得跪地，他趕緊衝上前去解圍，舉腳就往國中生踹去，怎麼知道國中生反應超好，一轉身就閃過了，還把高中仔扭得像豬叫。

「幹，你想怎樣！」他盯著國中生問，國中生也盯著他。

「你們撞我又想打我，你說要怎樣？」國中生說著又把高中仔的手掌往下壓，他看高中仔痛得大概尿都要出來了。

「你不要搞他，我們就散。」他說。

「少來，」那國中生說，「要嘛道歉，要嘛進學校講。」

「又不是……」他一句話還沒講完，高中仔已經哭腔哭調的不停道歉。

「啊～」高中仔一道歉，國中生馬上就放手了，但高中仔卻突然出手往國中生臉上揮去，國中生縮頭，一拐子就往高中仔胸膛頂去。他看起來是輕輕的，高中仔卻軟下來，搗著胸縮在地上哀叫。

「敗類！」那國中生盛氣凌人的走了。

「以後不要叫恁爸載你啦，幹！」高中仔惱羞成怒，把他留在路邊自己牽起機車就走。

他又被留在路邊，當年就是這麼看著母親的背影離去，現在又看著高中仔的背影呼嘯而去，兩個背影都讓他莫名其妙，他心裡一股火想要殺人，但那些背影都奔離得太快，他怎麼追都追不上。他其實好想像著背影走，看看他們到底去了哪裡，為什麼都不讓他跟。

眼看上去時間已經遲到，路上穿制服的學生只有他一個，他站在那裡有點窘，一下子不知道該做什麼。他心裡沒有怕，他現在很少怕什麼了，他已經長大了，不是當年被母親留下的小學生。

「幹你娘的死高中仔，打輸人家還怪卵葩重！」他朝著高中仔離開的方向大罵。

到了學校已經要升旗了，樂隊零落試吹喇叭的聲音從圍牆裡傳出來。從側門欄杆縫隙裡擠進去後，他剛好看到樂隊敲敲打打的走過穿堂。他從旁邊小花園躡進教室，把書包一丟就衝出去偷偷鑽進班級隊伍裡，他不想導的帶班回來看見他在教室裡，又要問東問西的。

校長在台上講話，他在後面紮衣服，剛剛一陣折騰他整個制服上衣都垮下來了，皮帶頭也歪一邊。紮好衣服抬頭一看，才發現早上那人站在台上，校長正笑盈盈的把獎牌頒到他手上。獎牌上寫什麼看不到，司儀老師說那是全國書法大賽第二名，說完便要全校一起鼓掌。

「我們再給三年一班的丁哲修同學掌聲鼓勵鼓勵！」司儀老師堆著一臉笑。
靠天竟然還是個好學生！他差點笑。

回家後父親還沒回來，他看著陰暗的客廳嘆了一口氣，輕微得幾乎連自己都沒察覺。然後，他自己打開冰箱把昨天晚上吃剩的湯麵熱來吃了。晚上看電視時父親的摩托車聲音撞進屋子，他抬頭看一眼發亮的窗戶，轉身走進房間。

「國仔。」他聽見父親喊他的聲音，但他躺在床上不想回答，一陣靜默後他聽見電視扭開的聲音，轉身把枕頭拿來壓在頭上。

那件事情發生後，他像失了魂，成績越來越差，到小學畢業時幾乎是吊車尾。升上國中後像是刻意要刺激父親似的，他抽煙騎車蹺課什麼都來，考試成績根本就不當一回事。父親每次看到他的

成績單總是抬頭望著他若有所思，像是要對他講什麼話，但最後卻只是搖頭。

他很希望父親直接就對他把那些什麼講出來，不要這樣憋著兩個人都難過。但父親就是什麼都不說，有時候看電視看得頭高高的，他知道父親是在看他那幾張獎狀，每次他一發現父親在看那些獎狀，二話不說甩頭就進房間，但總是關了房門就開始後悔。

學校都是一窩蠢蛋，生活在裡頭他知道自己能，他有那樣的條件，他只是愛玩，他只是有點懶，只是，不知道該怎麼走回來……

但父親總是糾結鬱悶、總是沉默、總是對他太好。

父親都五十幾歲了，灰頭髮已經不是一根兩根可以拔掉的程度，每天還要出去外面風吹雨打的給人家送信，怎麼做都賺不了大錢，何況每個月賺的錢裡有一大半都要給那家垃圾。

他不知道父親怎麼跟陳忠他老爸談的，民事和解後陳忠他爸三天兩頭就打電話要父親接，父親每次接了電話就急匆匆的騎摩托車出門去，回來時總一臉疲憊。他問了都說沒事。一次他火起來朝父親大吼，「沒事沒事，沒事會打電話來叫你去！」父親一臉掙紅，像是就要跳起來砍人，父子兩橫目對視，沒兩下父親眼神軟下去，說他累了想休息。

他氣得把牆上兩張獎狀全都扯下來，往父親房門砸，但那房門只是靜靜的，沒有反應。

「我叫丁哲修，認識的人都叫我釘子。」

不知道為什麼，不認識的時候八百年沒見過，一旦認識了，便怎麼樣也甩不掉。他跟丁哲修從撞車事件後常常遇見，有時候在上學路上，有時候是放學時，在學校裡也常常碰見，有一次他們還在眷村後面的撞球間裡碰上了。

他總是裝作沒看見，他自己知道他有點怕丁哲修，單挑拿下高中生讓他感到震撼。

在撞球間遇上那一次，終於讓他們兩個人互相認識了。

一進撞球間他就看到丁哲修了，他們總共六個人在最邊桌。

他跟幾個朋友開了一桌，跟丁哲修他們中間隔兩桌。原本是八竿子打不著，但才開球沒五分鐘，隔壁桌一個打赤膊背上刺了一隻老鷹的人姿勢超誇張，桿子每次拉到他們桌邊來。一次兩次他朋友就火了，在那人拉桿推出去的時候敲他桿尾，凸鏈，兩桌人都笑。那人抓起一顆球回身就丟過來，實心球飛很快，幾乎同時就咚一聲砸到遠遠的鐵皮牆上。兩組人馬也幾乎同時就開幹起來，他們這邊四個，對方那邊七八個，連談判的空間都沒有，馬上就開打。其他桌的人不是跑了就是退遠遠看好戲。他沒在怕，桌上兩顆球握在手裡，看人來就甩過去，砸中的都見血。但對方人多，桿子拿起來當長刀揮來揮去，隔著球桌都能掃到人，他們怎麼打都輸。後來不知怎麼另有一批人圍上來打，似乎是助陣他們來的。老鷹刺青那隊人看情勢不利，桿子丟了就跑，還不停幹你娘。對手跑了他才發現助陣的就是丁哲修他們那桌，六個人全都高頭大馬，短褲背心，肌肉看起來硬得像石頭。對手跑了，他們這邊機靈的也跟著邊罵邊跑，還把丁哲修那隊人馬拉出球間。

事後他們跑到鎮上唯一一間像樣的紅茶店去認識，才知道丁哲修那邊的都是學校籃球校隊。

「剛剛人都打跑了，你們還愣在那裡是要幫人家付錢嗎？」他說。籃球隊員恍然大悟，都笑。雖有革命情誼，但兩隊人馬互相認識後，其實話不投機，沒半小時就散了。

「學弟，我是不是認識你？」離開前丁哲修看著他問。

「馬的上次你被我們撞都忘記了？」他回。

「啊對，難怪我看你就眼熟。」

「上次你朋友，沒事吧？」

「不知道，沒再看過他了！」他冷冷回。

「你們不是朋友嗎？」

「不算是，只是撞球認識的。」他說得也沒錯，他連高中仔名字都不知道。

從那之後，丁哲修常常找他去喝茶，偶爾，他也會跑到側門的籃球場去看丁哲修練球。丁哲修是校隊主力前鋒，打起球來跟他打人一樣，又快又狠。他看出興趣，練習結束後的自由投籃時間他都會下場跟他們玩，他天生體力好，慢慢的竟也打出樣子來。

一天，丁哲修問他有沒有興趣加入籃球隊，因為丁哲修已經三年級，這學期結束就要退出籃球隊，準備聯考了，籃球隊需要新血加入。

他答應了。

不是什麼籃球名校，校隊只是某個老師的興趣，純粹練好玩的，有丁哲修推薦，幾個測試就讓他進去了。進了校隊後天天早上下午都泡在校隊球場裡，練球練得一身黑。除了教練，丁哲修教球教得很好，他跟著學，身架式很快就像練過幾年的。他協調性不錯，打起球來很好看，但他自己不知道，只覺得打球爽，可以忘掉很多事，還可以不用早自習。

每天下午操練結束後，幾個家裡不太管的隊友都跑到附近冰果店喝涼的，他跟丁哲修每會必到，幾個壯碩的中學生圍坐在冰果店小方桌聊戰術聊得天花板都快掀開。冰果店老闆也是籃球迷，店裡擺一台電視，假日早上都播傳達仁的NBA。投籃，得分，非常好看。

丁哲修不只文武雙全，還有才華，會彈吉他，說要教他，他不置可否。

丁哲修要他到家裡來學，把住址給他，他看了嚇一大跳，原來丁哲修家就是眷村裡老闆娘很辣的那家賣文具的，而他爸就是那個提公事包的怪人。

他才发现，自己不知幾百年不曾到眷村裡蹣跚了。

一進丁哲修家裡就聞到一股中藥味，丁媽媽還是坐在櫃台後面朝著人笑，但那笑容裡的魚尾紋變多了，他有點意外，原來那麼美的笑容也會老。他淺淺的點頭笑，但沒叫人，他就是這樣，看人總不會叫，常常被幾個長輩唸，小時候因為這個理由被母親打了幾次都不記得。其實他自己知道他都有叫人，只是叫在心裡，在心裡叫就不算叫嗎？他很不爽。

爬幾階木樓梯上到二樓他才開口，「釘子，剛剛樓梯間那個小床上躺的是你爸？」

「嗯。」丁哲修握著吉他低頭在調音，「他躺一年多了。」

「是怎樣？」他問。

「醫生說是腦中風，」丁哲修說，「在那之前已經中風過一次了，沒怎樣。去年五月底，就五二〇大遊行隔天，我媽牽著他到巷口去吃牛肉麵，邊吃邊看電視還聊著天，沒想到突然這樣直挺挺躺下來，倒下去時我媽沒拉住，頭撞地上，撞得一臉血，差點不知道送醫院還是殯儀館。」

「怎麼會這樣？」他問。

「不知道，」丁哲修嘆口氣說，「我媽說我爸那天大概是在新聞裡面看到警察被打吧，氣到。」

「幹……」他用氣音罵了一小聲。

「醫生說能躺幾年算幾年，沒辦法了，」丁哲修接著說，「前幾個月聽收音機聽到天安門的新聞還差點掛掉，又送去醫院躺了幾天才回來，現在只能放老歌給他聽。」

「天安門？在哪裡？」

「靠天，就六四的天安門事件你不知道？大陸那個民運啊，死一堆人你不知道？」聽到了哲修一聲靠天，他腦袋筋一炸，有點想要火起來，但只有一瞬間，知道是語助詞，他很快又沉下來。不知道為什麼，現在年輕一點的外省人很喜歡學他們罵台語髒話，會飆媽哩個屌、操你媽的人，現在越來越老；越來越少了。

「馬的，那個擋坦克的學生太屌了，那才叫革命嘛，我們這裡只是在那裡喊，還反攻大陸咧，人家一人一口口水我們就淹死了……」丁哲修跟大人一樣，一談到政治就嘴角全泡，講個不停。

「……」他只是聽，沒有回應丁哲修的什麼話。六四的事情新聞電視上每天報，他怎麼可能會不知道，只是他沒當一回事，一下子沒會意過來而已。其實這樣的事情如果沒有新聞報導，他根本不會知道，兩岸的關係他是知道，但知道了又怎樣？家裡也不會有錢！陳忠也不會趕快死！像這樣的新聞他平常都沒在看，新聞裡的事情沒有一件發生在眼前，像演戲一樣有什麼好看，還不如看布袋戲。

剛剛樓下陰暗看不太清楚，但也看得出床上那人枯瘦得像人乾，提著公事包直挺挺走路的莊嚴形象完全搭不上去，像是鄭少秋不演楚留香，突然穿上西裝演時裝劇的感覺。

那天，在河堤邊看到丁哲修他爸爸的時候，他氣色還很好，杵著拐杖走得挺快，還能在竹林裡鑽進鑽出的，沒想到現在變這樣……。他突然想到陳忠。陳忠本來就壯，現在肥得像條豬，一張臉有他兩倍大。一樣躺床上，他不知道陳忠是怎麼躺的可以躺到那樣爽。

丁哲修說他爸爸沒生病的時候超有威嚴，小時候他爸爸瞪一眼他就快嚇死，而且他爸爸規定很多，不合規定都要打。

「我爹打人真的痛到會死掉！」他說。

他爹不准他打籃球，他參加校隊的同意書是偷偷叫他媽簽名的。因為他爸爸工作的關係，跟他

們兩兄弟的感情很疏離，但等到爸爸倒下後丁哲修才發現他被管習慣了，沒有爸爸的規定，他有點不知所措。

但也因為父親倒下了，丁哲修才可以光明正大參加校隊還有練吉他。

他問了哲修，上次怎麼能那樣對付那個高中生。

「那是我爸教我的，」丁哲修說，「他從小就要我們跟他學這個。」丁哲修放下吉他跳下床比劃，兩隻手像扇子能舞出風，房間不大，光影顯得快，三兩下他就被逼到牆角，丁哲修最後一掌往他臉劈來，掌到了風才跟著過來，他忍住不要顯得害怕，但心裡感覺鼻子像要塌了。

「他說防身，」丁哲修吐兩口氣坐下來繼續說，「從上幼稚園開始就要練，每天早上五點。」一掌又打開在他眼前。

「你爸爸以前是在做什麼的？」他問，拉開書桌椅坐下，丁哲修轉身再把吉他抱到胸前。

「我也不知道，他沒說過。」丁哲修聳聳肩，拿一片三角形的紅色塑膠片輕輕的刷吉他弦，跟著沙啞的聲音唱起，「曾經以為我的家，是一張張的票根，撕開後展開旅程，投入另外一個陌生……」

回去的時候，他再仔細的看了看樓梯間，有兩個人，丁哲修他媽媽坐在他爸爸床邊，拿著扇子輕輕的在他頭上搨著，輕輕的哼著歌。旋律聽起來有點熟，但因為丁哲修媽媽只是哼，聲調又輕又

慢，他聽不太出來。床上那人眼皮緩慢一眨，眼珠像烏雲蠕動，就要聚不攏，身體歪著，臉也歪著，躺在方方正正的床上。

那喉音溫柔，就像母親哼給兒子聽的搖籃曲，只是那兒子老得多。

聽見他們下樓，丁媽媽轉頭朝他們咧嘴笑了笑。

「要回去啦？」

「嗯。」他試著也回一個微笑，才發現他已經很久沒有笑了。

學期中時，他們學校籃球隊與市區的國中友校有一場友誼賽，那是他第一次排入出場名單，當替補小前鋒。

友校是縣裡少數有室內球場的中學，雖然只是磨石子地板，但運球聲音在場內迴盪的感覺就夠扁，一走進去他們都感覺自己是灌籃高手裡的角色。

大概是學校重視體育，雖然只是友誼賽，但對方教練竟然動員幾個班級，把觀眾席坐到快滿，他原本以為只是球隊練球一樣，很意外場面竟然這樣大。他看一眼球場上正在熱身的地主隊，再環視一圈周遭喧嘩的觀眾，他有點震到，不知道自己怎麼會莫名其妙的就跑來打籃球了，而且還真的有機會代表學校上場。

他不知道自己值得這樣，心跳很重，手裡抓著汗。

對方兩位老師充當裁判，「嗶」一聲，高拋的球被撥開，比賽開始。

打到上半場剩三分鐘時，他們已經輸十八分，在對方的場地輸球就像被丟在鍋子裡煮一樣，四周圍全都是聾張的鼓譟喧嘩，那聲音裡的譏諷滾燙得可以把他煮熟，尤其是坐在他們休息區後面的那幾個。

他馬的不能笑小聲一點嗎？他想，他已經很久聽不得這樣的揶揄了。

下半場剛開始時教練要他替補上場，才剛摸到球，對方後衛伸手就抄，往他手臂狠狠打去

「犯規。」他心裡和嘴裡都喊了出來，往裁判看去，竟被瞪了一眼，他心裡的膽怯自卑整個武裝起來，腦袋都快自爆。

對手前鋒三兩下切進去，傳兩個球中鋒已經有空檔，輕鬆進球。球權又回到他們這邊，對方球員體力好，採全場盯防，他們這邊後衛球連半場都運不過，他衝上去要接，對方一個箭步擋在他面前，他閃過來，那人馬上又來，他眼一紅理智斷線，一肘拐就往對方背心頂去，那人狂喊一聲痛得在地上捲起來，他立即騎上去扯住對手脖子一拳揮下去。

體育場周邊突然轉大火，轟一聲群情炸起來，對方休息區的球員一擁而上，他們這邊的教練與球員也衝上去護他。場邊看球的同學紛紛把飲料罐往他們休息區丟，幾個激動的攀過欄杆就跳下來，直接跟他們隊友幹起來。外面又衝進來幾個老師也架不住，沒多久警車就停在球場外面。

幾個老師作保，警察沒有為難他們。那天回到學校，已經晚上八點多，為了保住全隊，教練只發佈一個指令就要球員們先回家，指令是要第一個動手的人退出校隊，那是他。

「退出就退出，以為老子愛打哦，幹！」他把球衣脫下來就往地上丟。

「你是白癡嗎？」回家路上丁哲修氣得一把將他架到圍牆邊。

「……」他唯一感到抱歉就是丁哲修。

「馬的，只是一場友誼賽，你有必要這樣？」丁哲修氣得冒煙，「你是有病啊！」

「打都打了！」

「打球啊，你打人幹嘛？」

「就看他不爽啊！」

「你看誰有爽過，你告訴我？」

「今天就是看他不爽啦！」

「好，你看人家不爽，現在搞到自己被退隊，是有爽到誰？」

「幹你娘，這種校隊要退就退啦，你有沒有看到今天裁判判那個什麼芋仔蕃薯？馬的教練連吭

一聲都不敢！」

「那是人家學校，你NB看那麼多，主場你知不知道，主場！」

「你娘咧主場，是有多主場！教練每次在那裡說球場如戰場，人家戰場有在跟你分這個哦，逮到機會就要給你死了啦！」

「……馬的，你真的有病，」丁哲修冷眼看著他搖頭，「殺人殺上癮了哦你。」

丁哲修兇兩句已經沒氣了，這句話只是語尾的嘮叨，但卻像根刺扎進他耳裡，他從牆邊跳起來。

「幹你娘，你說什麼？」

「沒啦你，神經病哦。」丁哲修有點被懾住，委婉回答。

「我殺什麼人了？」

「沒啦，我只是隨便說說。」

「陳忠是有死了嗎？」他火起來追根究底，「陳忠現在是死了唷？」

「就說沒有了，你是在神經什麼？」

「幹，」他衝上去就揮拳，「現在是誰神經？」丁哲修腳步一轉，閃過他一拳，但他卻用身體撞向丁哲修，兩個人一起往圍牆衝去。

困住了丁哲修，他一拳就往肚子打，丁哲修肚子吃痛，悶哼一聲，馬上回擊，手肘朝他背心頂下來，痛得他腳軟。但他沒鬆手，兩手死抱著丁哲修的腰，頭往上一抬撞向丁哲修下巴，撞感紮實，丁哲修肯定流鼻血。他還在想，一隻膝蓋就往他臉頂來，他眼睛一閉腦裡便像起了火花，整張臉馬

上熱痛起來，身體也跟著翻轉，感覺像掉進水裡，毫無方向感。他伸手一撈，撈到了哲修的衣襖，死命扯，兩個人像兩條狗纏在一起，倒在圍牆邊的路燈下，遠處響起斷續的狗吠，黑色的雲在空中緩慢的變形。

隔天他沒去學校，穿著制服跑到撞球間跟那些輟學的高中生混，煙抽得肺都發苦。他其實沒本錢泡球間，他父親賺的錢全都繳給陳忠他老爸了，他們家窮得不用鎖門。但他還是會從父親那裡偷錢。父親洗澡時會將白天穿的長褲脫下來掛在浴室門口，他會趁那個時候從父親口袋裡偷些零錢。他球打得不好，輸球付帳，沒兩下錢就掏光，幾個球伴也義氣，讓他免費跟打了幾局，但沒輸贏的球打起來無味，他悻悻然的離開了。離開時隨手在撞球場外面偷了一輛兜風，偷車他國小還沒畢業就會了，一開始是偷腳踏車，那種彈簧鎖他三兩下就撬開。學會騎機車後他開始偷機車，自己磨了一隻小鐵片，偷偷拿父親的野狼試了幾次，很快掌握訣竅，從那時開始，沒有什麼鎖難得倒他。他把車牽出隔壁巷才發動，一個人騎到市區中華路，從後門小洞鑽進歌劇院裡去吹冷氣看脫衣舞。這是高中仔帶他來的，高中仔老爸是歌劇院大股東，高中仔從小被禁止到這裡，所以他就特別愛來。顧門收票的老頭很長眼，放任高中仔從後台小洞鑽進來，有時工作人員發現，看見是頭家仔因總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高中仔帶他來過兩次後，他也有了鑽小洞的權力。

歌劇院裡燈光昏暗得像神廳，舞台上的燈光也沒有比較清楚。昏燈下一個三十出頭的舞孃脫得

剩內褲，兩顆奶大而垂，白得發亮。舞孃手拿一隻麥克風唱著惜別的海岸，聲音粗老但綿長，尾音顫得發浪，腳下踩一雙紅豔的高跟鞋，永遠不在拍子上。他眼睛跟著奶子晃，血絲大概從眼角一路往瞳孔爬去，都看出雙影了。晃著晃著，音響收音奶子也收進後台，主持人上來說兩句，兩個人搬來一張床，一對穿著浴袍的男女挨擠蹭蹭上來，女的老男的更老，兩人演起公公調戲媳婦的戲碼。女演員那浴袍久久不脫，他看到睡著。

再醒來，台上兩個人已經脫光躺在床上糾纏，他有點餓，低著頭又從小洞鑽出來，中華路夜市已經上燈，人潮多得像灌腸，食物的香味一巴掌一巴掌打來，但他沒什麼錢了，只買了一套大腸包小腸邊騎摩托車邊吃。

晚上七點多回到家，屋子裡還是暗，推開門才發現一點紅光在椅子上閃，父親坐在椅子上。他啪一聲按開燈，日光燈閃滅之間屋子像炸了幾次。

「幹嘛不開燈？」他把書包往衣架上掛，低頭走進廚房洗臉。回到客廳，父親仍坐一樣姿勢，一身綠色制服還沒換下。

「你們老師有打電話來。」

「哦，」他坐在藤椅另一側，從茶几底下抽出一本漫畫，隨意翻著，「他說什麼？」

「你今天去了哪裡？」

「隨便逛。」

「你被學校記過了你知道嗎？」

「……」他確實有點意外，只因為蹺了一天課就要記過？「不知道，記了就記了。」

「你現在是攏在做什麼？」父親聲調提高問他。

「……」他低頭盯住漫畫一角，沉默不語。

「國仔，你這樣是不行的。」等了一陣沒回應，父親軟聲開口。

「我知道啦，」他說，「我也想好好讀書啊。」

「那為什麼不好好讀呢？」

「那些賤人就喜歡來惹我啊！」他突然大聲。

「誰？攏是誰在惹你？」父親殷殷的問著。

「就……啊你不知道啦！」

「阿國仔，你已經不小漢了，不要再跟人家爭強鬥狠了，人家惹你，忍耐一下就過去了，你還有大好……」

「忍什麼忍？為什麼要忍？」他突然從藤椅上站起來，升上國二突然抽長，個頭已經堪比父親，「要像你這樣把一輩子都忍掉嗎？一輩子都忍掉了還有什麼前途可以講？啊！」

他悶一天，心頭火攀著父親的話燒上來。父親被搶白，一時無言，坐在椅子上抬頭怔怔的望著

他，像有話說不出來。日光燈下父親頭頂心被照得透亮，原本濃密的頭髮沒幾年已經稀疏，從旋頭灰出來的髮絲疲軟的攤在頭皮上，頭皮上有斑。風吹日晒把父親折磨得比五十幾歲還老，兩眼的眼袋也許曾經緊實，如今只是消了氣的球皮，順著顴骨扯開的幾道紋路像開一朵日暮黃菊，黑中帶黃的臉色更把委屈襯得令人反感。

又來了。他心想。每次都這樣看他，想說什麼也不講，像是連罵他都不敢。

「好了啦，我沒有要跟你講這個。」頓了一頓，父親還是選擇繞過話鋒。

「你沒有要講，你最好一輩子都不要講。馬的！」他轉身就回房間，甩上門前他希望聽到父親把他叫住，最好是發出惡狠狠的像是要殺了他的那種聲音。

碰。門關上。

他跟丁哲修從打架之後都沒講話，在學校遇上也互相當作沒看見。他放學後還是會到籃球隊去看他們練球，只是遠遠的坐在看台上，也不靠近。

一天早上他照例又跑到球場去看，發現了哲修今天沒來隊訓，放學後他繞路到眷村去，還沒走到丁哲修家就發現有人在辦喪事。

他沒進去，靈堂搭在文具店門口，原來擺在屋簷下的文具架都收起來了，搭了一個帆布棚子，直接從屋子長出來，靈堂口擺滿了鮮花，棺材就擺在一堆花中間。他不太敢靠近，小學五年級之後

他以為他什麼都不怕了，真的看見棺材他才發現這世界上還有很多可怕的东西。他看見丁哲修跟他弟弟穿著麻衣跪在地上，丁媽媽被幾個婦人扶著站在旁邊，身體軟歪歪的腳上只剩一隻拖鞋，整個人看起來就像剛被救活。幾個外省老兵哭得嘴巴大開鼻涕都噴出來像在演戲，更遠的地方有幾個戴墨鏡穿西裝像黑社會的人站在樹下聊天，其中一個人把黑得發亮的鏡片往他這邊看的時候，他就離開了。

幾天後他在導師辦公室遇見丁哲修，他被罰站，丁哲修拿假單去銷假，兩個人互看了一眼，他先把眼光移開了。

喪事過後丁哲修就退出籃球隊了，明年夏天就要聯考，每天下午放學後丁哲修開始補習，不補習的時間就回家幫母親的忙，很少出現在球場；也不再進出撞球間了，好學生的生活真的不一樣，他們的時鐘好像比較準。

寒假前，高中仔又開始載他上學，放學後一起溜進歌劇院裡看脫衣舞。高中仔不知哪來的錢，又換了一輛新的追風ZR，騎在路上超扁，就是要閃警察比較麻煩。

有一次，台上舞孃脫得差不多時，高中仔突然戴上學校的帽子站起來，伸手拍拍前座一個老得只剩皮的老人肩膀，那老人抖一下轉頭，手裡還握著自己的老皺雞巴，眼神裡的恐懼藏都藏不住。他的驚訝跟老人差不多，不知道現在在演哪齣，台上女生的呻吟聲一下子退到好遠。

「派出所臨檢！」高中仔壓低聲音嚴肅的說。

原來高中仔騙那老人說是警察，等一下就有一批便衣要來抄，要老人拿個五百塊出來趕快先走人。黑天暗地的那老人竟然信，一隻手抖得快斷，伸進口袋裡掏半天掏不出來，一隻老龜頭就躺在褲襠口，還牽絲。

「緊咧！」高中仔低喝一聲，老人才捏出一團紙鈔，塞進高中生手裡便踉蹌的爬出去。高中仔又如法炮製勒索了幾個老人之後，請他到公園對面的咖啡廳裡吃了一客三百五十元的牛排。他看著高中仔嚼牛排的臉，像極了陳忠快被他捏死時的樣子。他突然有點厭惡高中仔，如果有一天高中仔勒索的是他父親，他一定拿叉子把他眼球挖出來。

「伯父您好，我找洪維國。」

剛開學沒多久，大約三月的時候丁哲修跑來找他，這是第一次有人客客氣氣敲門找他，他父親笑著把人迎進門，跑進廚房去弄水果。

半個學期沒講話，兩個人有點窘。

「要不要去打球。」丁哲修先開口，他點點頭沒回話，拎了外套就要把丁哲修擠出門，還是丁哲修探頭向廚房的父親道了再見。

打了幾個半場，兩個人才累吁吁的坐在球場上休息。

「對不起。」還是丁哲修先開口。

「對不起，」他也跟著說，「那時候你爸……我沒去。」

「沒關係，除了他幾個老戰友和那些人，也沒什麼人去。」

「她……」丁哲修頓一頓說，「我說我媽，她……其實不是我親媽。」

「……」他有點訝異，轉頭睜大眼睛望著丁哲修。

「他是我爸再娶的，我真正的媽在我們很小的時候就死了……」丁哲修說的時候沒有看他，只盯著眼前的籃球，「很好笑，這個消息是我媽，我說現在這個，告訴我們的。我爸病得太突然，倒下来的時候話已經講不清，也不知是忘記還是故意，最後連講都來不及講就走了。」

外省老兵續弦再娶司空見慣，眷村裡常看見老芋仔身旁牽一個半老女人，丁哲修他爸爸再娶他倒不意外。

「因為我爸在國安局上班，他是特勤。」丁哲修又說。

「啊？」這就讓他非常驚訝了。

「所以，我們家常常有不能看的信。」

「所以，那天有一堆黑衣人去送你爸？」他忍不住說出來。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輪到丁哲修瞪大眼睛。

「……」他沉默不應。

丁哲修沒追，接著說，「不過也是，那幾天那些人就在我家附近走來走去，鎮上的人要不知道

也難。」

「難怪你爸會教你那些功夫。」他恍然大悟。

「嗯，」丁哲修輕聲回答，「這兩年他脾氣很差，我本來以為是病。」

「嗯？」他語調拉高，表示疑惑。

「小蔣死前聽說就已經沒什麼權力了，那時特勤組織無聲無息的被改朝換代，很多狗屁倒灶的事情都浮出來，我爸跟幾個老一輩的被逼退休，偏偏那時他剛好生病，被提報不適任，連掙扎的機會都沒有就退了。」丁哲修平平靜靜的說著，聲音像條細小卻粗糙的線，幽幽的竄進他耳裡，刮擦著腦，「小蔣死後，我爸還跟幾個老組員寫了一些陳情文上去，沒想到上面原封不動退回來。這信一退，意思就很清楚了，要命要錢而已……」

「後來，我爸幾個老戰友沒多久就一個一個退掉了。」

「所以我爸最後這幾年氣政府氣得要死，會中風大概就是這樣來的。那天那幾個戴眼鏡的，都是政府的人，只是表面上來送行而已，你知道，他們得來看看……。」丁哲修邊說邊拿手肘撞他。

「他們剛到時我媽整個人抓不住，罵他們像罵孫子一樣，連鞋都踢掉了，」像是什麼好笑的事情，丁哲修說著嘴角微笑，「不過，也是那些人來了，和我弟才知道我爸的身分。」

「這個……也是你媽告訴你的？」他問。腦子裡突然浮起母親的樣子，母親笑起來其實相當迷人。

「嗯，她……」丁哲修點頭，「她很好，對我們很好。」

「嗯。」他也點頭，腦子裡母親的樣子越來越鮮明，就越來越羨慕丁哲修。

兩個人沉默看球場遠處的山，初春天氣還濕涼，雲都不高。那山上有座沒蓋成的廟，佔地很大，但處處都是鋼筋水泥，看上去很虛，像人的骨頭露出來。之前他還練校隊時假日常和丁哲修晨跑到那上面去，坐在鋼筋管線外露的樓面上可以看得很遠，台中市區都行。

「我知道村子裡是怎麼傳我爸的，」沉默了一陣，丁哲修緩緩的開口，「他其實不是那麼死板的人。」他轉頭看著丁哲修，丁哲修還望著那山，眼神大概掉進回憶裡，沒什麼焦距。

「那邊，」丁哲修指著頭汙坑山區裡，「那裡有個土雞城是他朋友開的，那時我們還很小，放假的時候偶爾他會載我們全家到那邊吃土雞。我爸他很會煮菜，每次我們去那裡都是他煮的，他動作快，一下子就生出滿滿一桌。吃飯的時候我爸跟他朋友都會喝酒，喝到半醉他們就會開始講黃色笑話，每次把我媽跟那人老婆逗得吱吱笑，那人老婆很肥，怕熱，穿衣服有一大半胸部露在外面，她的胸部比我的頭還大，笑的時候你會覺得世界都在搖……」

「我們那時候小，那種笑話其實聽不太懂，但看見大人笑，我們也就跟著笑，像白痴一樣。有一次，我爸發現我們跟著笑，把手上筷子分開拿，猛敲一下桌子，然後一隻指著我；一隻指著我弟，大聲說，『你們兩個猴崽子懂啥，也跟人笑個屁毛！』」

「我爸平常不那樣說話的，你知道，」丁哲修說開了，「我知道他不是再罵我們，他是在搞

笑，但我還是被嚇得心裡一涼，笑容都僵掉了，趕緊抓了桌上汽水猛灌。」

他知道，他看過丁哲修他爸情緒激動的樣子。

「如果我爸現在還在，如果我們還去吃土雞……其實那人也死了，比我爸早，土雞城也早就收掉了……」丁哲修說到這裡緩下來，「訃聞寄來的時候我爸已經不太行了，我們沒敢讓我爸知道……」

「……」他聽得嘴巴開開，不知怎麼反應，腦海裡浮現竹林裡那個墳墓的畫面。他很想把那次在山上看到了哲修他爸的事情說出來，但他不知道怎麼說，也不知道說了好不好，最後終於沒說。對於比丁哲修還多瞭解他爸爸這件事情，他感到一股愧疚的心虛。

丁哲修吐完心事，兩個人安靜了好一會，各懷心事默默看著冬末的黃昏景色發呆，就在天色紅得發紫的時候，輕輕拍著球的丁哲修突然開口。

「其實我來找你是想問你，敢不敢看死人？」

中國醫藥學院地下室真的很冷，電梯門一打開整個氣氛就不一樣了。

樓上大廳裡燈光明亮，人聲喧嘩，醫科的學生原來並不都是陰沉沉的，但很奇怪當了醫生之後就沒幾個會笑的。雖然外頭天氣還透著寒意，但大廳裡的人潮把氣溫渲染得溫暖，就像是有藥水味的溫室。只是，一下到地下室，整個空氣都變冷，不只冷還潮濕，呼吸時鼻子內壁都會感到刺痛。

沒有了大廳的嘈雜，什麼聲音都藏不起來，他連自己心跳都聽得到。

走道兩頭都是明亮的，但怎麼看都是模糊，他們一踏出電梯口，兩個穿制服的年輕人就上前來詢問。丁哲修低聲跟他們講了幾句，拿出一張證明給他們，他們看了便領丁哲修走向一個小房間，他跟在後面張望著，牆上幾個地方貼了經文，有些是佛教的有些是基督或天主教的，有些他看不懂。

進了小房間，他們讓丁哲修簽了兩份文件，給他們一人一面口罩，其中一個人自己也戴上了口罩，便領著他們往走道更深處走去。他們倆個互看一眼，也跟著把口罩戴上。三個人的腳步聲在空敞的走道上聽起來像在室內球場運球，他想告訴丁哲修，但轉頭看他一臉嚴肅，喉嚨便縮起來。

三個人走到了一面鋼門前，那人拿出一把鑰匙開門，他看了嘴巴不自主笑到歪，還好有戴口罩，那鎖跟前兩天他偷牽的摩托車大鎖一模一樣。

喀啦一聲開了門，那年輕人進門前雙手合十低聲念了一句什麼他沒聽清楚，但動作是確確實實看見了。

一進門，他跟丁哲修雖然都戴著口罩但仍忍不住咳起來，空氣裡的味道刺鼻得像幾根針同時扎進去，血一下子冒出來把鼻孔堵住的感覺，眼淚更是止不住，像真有那麼傷心。他們兩個越咳越厲害，那年輕人只站在旁邊等著，等他們倆個咳得比較和緩了，便又逕自往裡間走去。

咳嗽停了他才發現，這房間裡恐怖得令人發寒。房間很大，周圍牆壁上都是大型的鐵抽屜，那

抽屜裡是什麼他不用想就知道。房間中間有幾個鐵桌，桌面四周較高中間一個平面稍低，看上去像極大的長方形盤子。就像獸醫在用的那種，只是比較大。其中一面牆上有一排架子，架子上有大大小小的玻璃罐子，每個罐子裡的東西都能讓他吐。其中一個玻璃罐裡竟然是一顆頭，因為圓弧鏡身的效果，那臉顯得浮腫肥大，緊緊閉著的眼睛像是隨時會張開來。

人的頭不在人的身上，怎麼看就怎麼怪，他們倆個把頭朝下不敢再看，跟著那年輕人往裡間走。

裡間更大；味道更刺鼻，但一開始的不適應已經沒有。空間簡單，四周全都是空白瓷磚，地面也是，正中間是一個超大的池子，池水有點黃，整個空間看來就像一個小型的游泳池，或說澡堂更適切。因為角度的關係，站在房間入口處看不到池子深處，等走到了三分之二處才看得見池子裡泡滿了屍體。

其實原本就知道來看死人，但真的看見一堆屍體他還是受不了蹲下來乾嘔，丁哲修則是多走兩步才跪下來顫抖，隨即哭得有聲。

丁哲修他爸爸就躺在裡面，那池子裡的水是保存屍體的福馬林液，只有死人能泡，活人泡了也會變死人。

那年輕人用一個鐵鉤子輕輕的翻動池裡那些屍體，那些屍體像塑膠一樣硬挺挺，但液體一波動那些屍體便跟著漂移，水影有魔幻效果，彷彿那些屍體就要動，爬出水池。他沒辦法看，頭斜斜的

低下去，看到地面瓷磚上有一些深色的暗漬，他強迫腦子別再聯想。那年輕人緩慢熟練的翻動屍體，梭巡屍體腳上或手上的標牌，終於找到了哲修的爸爸，他熟練的勾住屍體腰身，手一收就把他爸勾到上層來。但他爸的腳跟另一個女人屍體的手卡到，年輕人把他爸放開，用勾子去推女人屍體，那女人胸部被推擠也沒變形，整個人翻過身去。

年輕人說他在外間整理，結束時叫他一聲就行，便走出去了。
年輕人離開後丁哲修只是呆呆看著池子沒有動靜。

他壯起膽跟著丁哲修看池子裡的老人，全身赤裸身體乳白浮腫，頭上的灰髮被剃掉一部分，頭皮上有一道縫線，看上去像棒球，也像繩子繞過他的腦殼。兩眼閉著但微微露出細縫，隱約看得出裡頭黑與黃的眼球，嘴唇也因為腫脹而稍微張開，裡頭的牙齒全都是黃的。這個屍體幾種樣子他都看過，在鎮上西裝領帶走路有風的樣子、躺在樓梯間蒼白得像蟲的樣子，還有那天……現在，如果不是腳上有掛牌子當證明，打死他也認不出來。

看著屍體頭上那紋路，他想起竹林裡那條繩子，如果那時……

「爸」丁哲修突然嘶喊一聲，把他嚇了好大一跳，他轉頭看，丁哲修已經跪在池邊，想要伸手入池，剛剛那年輕人才說那液體有毒，他趕緊上前拉住。

丁哲修望他一眼，隨即穩住，退兩步，擦一擦眼淚說要走了。

回程的公車上，他們都很安靜，心裡還在消化著剛剛的情緒，台中公園外面新開了一家麥當勞，晚餐時間人多，擠在大片玻璃窗後面像泡水裡，他有點餓，但一點胃口都沒有。公車拐彎，轉進自由路，引擎喘得快死，豪華戲院外牆上掛著幾張電影看板，《回到未來》第二集、《阿修羅》、《賭神》慢慢晃過去。

廣播裡轉播著剛開打的職業棒球比賽，味全龍出戰三商虎，剛打到第三局下，球數很緊張的樣子，背景轟吵得像海浪。公車廣播的喇叭音效很扁，主播大聲一點就會破音，聽起來像在哭。

司機跟幾個瘋棒球的乘客聊得比廣播喇叭還大聲，好球的時候全車都跳起來歡呼，像車裡下了大雨。他們鎮上幾個鄰居也很熱衷這個職棒，說是台灣的國球，很像用這個就可以反攻大陸，但他興致缺缺，丁哲修看起來也是，乘客轟叫的時候他們兩個安靜得像死。

經過台汽總站時，他們看見許多年輕人背著大包小包，有的頭上綁白布條，有的拿白色海報，有的拿黑色的。年輕隊伍一路從裡面的售票亭排到外面來，有輛車要進站，大約是隊伍佔了車道，幾個穿藍色衣服的站務人員走上前去說了什麼，好像跟隊伍起了一點衝突，人突然聚集起來，秩序大亂。

「你看那些死囡仔，書不讀跟人抗議不知在抗議啥小！」坐他們後面一對老夫妻，老公對老婆說著，聲音沒有放低的意思。

「幹！」丁哲修輕罵一聲，突然站起來按下車鈴。

「做啥？」他一頭霧水跟著衝下車。

「去台北！」

「啊？」

丁哲修說現在台北正在抗議。

「抗議啥？」他問。

「抗議老賊！」

「老賊？啥是老賊？」

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」

「幹，沒頭沒腦要去台北，太閒哦！」

「去啦，反正明天放假！」

兩個人衝進台汽總站大廳，剛剛那一波年輕人已經搭上車離去，假日人多，隊伍還是連到大廳門口，排隊的人一落一落各有表情，循著看不見的順序連結，依次前進。售票員神情懶散但手快，買到票的人提起行李轉身就走，像引線頭爆開的火花，但隊伍人數不減反增，後面不斷有人湊上來，拉長這條線。

兩人跟著隊伍排了十幾分鐘，到窗口一問才發現不夠錢買票。

「馬的咧，台北那麼貴！」走回公車站時，丁哲修低口碎念。

「幹，多花的！」

重新買票上公車已經過半個多小時，這車安靜，沒聽廣播，乘客也沒幾個，兩人擠到最後一張兩人座，前面椅背上立可白寫著斗大「郭富城，誰說我不在乎！」，旁邊有一組電話號碼，號碼下面寫著「清純小可，安慰你寂寞的肉體」，小可字眼被圈起來，一條箭頭拉出去，指著「死破麻」三個字，那筆跡竟然很漂亮，比墓碑上的字還正。

經過一番折騰，剛剛解剖室裡晦澀死寂的氣氛稍微鬆解，這時丁哲修慢慢說開，他爸爸幾年前就跟他媽媽說，死後不要葬他，他要把身體奉獻出來。他們兄弟倆原本不同意，但他媽媽拿出他爸爸親筆簽名的捐贈書，才國中的兩兄弟也沒辦法再怎麼反駁。

大體捐贈會先泡福馬林，然後在保存室裡存放幾年，供醫學院教學、研究，最後還會辦一個喪禮。後來他們反而慶幸父親的身體被保存下來，讓他們想他的時候可以來看，像是晚幾年再死的感覺。

丁哲修說這次是他第三次來看他爸了，前兩次都是他們全家三個人一起來，這次丁哲修想要自己來，但實在害怕，所以才找他一起。

一路上丁哲修不停說著，他只是聽，沒怎麼回話，在解剖室裡驚嚇得體力有點虛脫，剛剛又鬧那一陣，現在車子平穩在跑，窗外冷風不停灌，像摸他臉，聽著聽著他就睡著了。

他羨慕丁哲修的爸爸。

突然旁邊丁哲修站起來，猛力搖他，他揮揮手說不要吵，但丁哲修還是用力搖著。他火起來轉身就要罵人，才發現搖他的人是陳忠，一臉肥得像豬一樣，嘴裡咬一隻炸雞腿，頭上頭髮都被剃光了，開了兩道粗大的縫線，縫合處還滴著血。死屍陳忠手上一條童軍繩，繩結打一圈，垂在半空晃蕩。陽光從黑色的樹葉縫隙射入，風吹過來，光束都成了白色繩子在搖晃，陳忠抓著繩圈，嘴裡念念有詞，突然伸手就往他脖子套過來，他嚇得揮手擋。

「咚！」一聲，他驚醒，丁哲修和車上幾個乘客都盯著他看。原來他做夢，手一揮撞上窗子，發出極大聲響。

「怎麼，看了死人做惡夢哦！」丁哲修揶揄他。

「幹，沒事找我去看死人。」他抱怨，伸肘撞丁哲修。

公車同時轉個彎，正要過錦南街，夜晚好像也彎進來了，漆黑的孔廟與燈火通明的體育場夾道對望，接上進化路轉精武路地下道，眼前是一片幽暗寧靜的太平鄉，台中市的燈火逐漸往後退去，退到一個極限便只剩下一點點光芒，但光芒不會消失，越來越小但不會消失。